

小月前本

贾平凹 著

中篇卷

中短篇小说年编

山东人民出版社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二级出版社

贾平凹

中短篇小说年编

中
篇
卷

小月前本

贾平凹
书

山东人民出版社
全国各省市书店均有代售 函索即寄

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贾平凹中短篇小说年编 中篇卷 小月前本 / 贾平凹著 .

-- 济南 : 山东人民出版社 , 2013.10

ISBN 978-7-209-07213-7

I . ①贾… II . ①贾… III 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

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83652 号

责任编辑 : 王路 范春雪 孙姣

封面设计 : 刘静

贾平凹中短篇小说年编 中篇卷·小月前本

贾平凹 著

山东出版集团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社 址 :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: 250001

网 址 : <http://www.sd-book.com.cn>

发行部 : (0531) 82098027 82098028

新华书店经销

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规 格 16 开 (170mm × 240mm)

印 张 17.75

字 数 290 千字

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

ISBN 978-7-209-07213-7

定 价 33.00 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·不得转载

■ 出版前言

贾平凹是中国当代文坛既善于长跑（长篇）又善于短跑（中短篇）的文学大家和文学奇才。贾平凹的中短篇小说写作语言朴拙，叙述耐心，故事温厚，细节里栖息着土地的芬芳和人性的美好。贾平凹最早便是通过中短篇小说创作来奠定其江湖地位的。

“贾平凹中短篇小说年编”收录作者1973年至2013年四十年的全部中短篇小说作品，其中分为短篇卷四卷，中篇卷六卷，时间跨度及篇目完整性超越以往其他任何版本的作品选集，是呈献给读者的一场既可速食又可细嚼的文学盛宴。作品集用“倒叙”的方式给读者以新颖的阅读体验，根据创作时间由后往前进行编录。从《倒流河》开始到《一双袜子》结束，岁月逆行往事追溯，喜怒哀乐不胜沧桑。



目 录



九叶树 / 1

商州又录 / 49

小月前本 / 63

鸡窝洼人家 / 157

马玉林和他的儿子 / 251

大
叶
树

吃罢午饭，石根撂下筷子就到了阳坡里，给香獐子开膛。他脚手麻利，刃游自如，先将麝囊割了，连同鞭子一起粘贴在石头上，就缚起野物的后腿倒吊在两棵毛柳木树上，以致把毛柳木树合弯成一个满满的弓形。掏了心肺，摘了肝胆，五脏收拾得空空，刀在背上分边子猛劲儿砍了，毛柳木树“嘣”地弹射分开，白花花两扇肥肉便挂在那里晃荡不已。一个冬天里，饭是可以不吃淡的了，酸菜也能用荤汤热煎；单这一堆下水，盐腌烟熏，足够喝十天八天柿子酒的下酒菜，真是神仙的日子！香獐子头不要，一扬手丢到下洼蒿丛里去，立即招来三只老鹰。老鹰打着旋儿快活，他也快活，哼着花鼓提了肠子到溪里去翻洗。水流清清的，一棵倒在溪边的榛子树，根部已经断裂，奇怪的是浸在水底的叶子，还绿得翠翠的新鲜。几只蜉蝣，长脚轻柔地在那里悠闲，一弓身子就都从水面极快地划去，水好像不是水，是光滑的玻璃呢。

让肠子像绸带一样在水里抖，石根就仰躺在草窝里唱花鼓。花鼓的曲名儿叫《十唱姐》，是卖丝线的货郎对着一家黄花女子唱的，从头上的红头绳一直唱到脚上的绣花鞋。石根唱到“姐儿好裙子”，心里舒坦得很，张眼四处打望，天空下的面前这座山崖，好像织在匀匀的彩网里。槲叶多么黄啊，一丛一丛的；栲树、青桐、杜梨、花榛的叶子却红得滴血，常又和松树搅在一起；桦树似乎更粉白了，这媳妇精变的，仿佛是执意地在显示自己的风骚。深秋的山上景致真好，怪不得城里的人来了，都说是“丰富多彩”。那台台坎坎上的龙须草，今年长得比往年都好，齐严严罩了岩角石嘴；穴洼里的腊木条叶子也全落了，一丛便可以砍一担子呢。山下马王镇收购站里，龙须草开始收购，价钱比去冬

提高了几分，黄腊木条子编成筐，镇上有汽车收着往城里拉。这都是钱啊，等着石根去割、去砍呢。还有山核桃、毛栗子、橡碗子……树底下的茅草窝里，荆棘丛里，只要愿意去捡，一晌午蛮能收获一麻袋。这山里，遍地是宝哟！人却长不出个三头六臂。邻居的三户人家，都忙着采集木耳，泡制春上的拳芽菜，老婆娃娃都忙活了；石根单枪匹马，他顾不过来，也不眼红，尽力而为嘛。

洗好了肠子，捆起来，他还在唱着。突然听见山崖上哇哇地一片噪响。举目看时，好一群白脖子乌鸦被惊乱了，半人深的茅草里，倏地出现了一只香獐子，老得毛都焦黄了，向这里窥探。这是一只死难者家属，是来向同类哀悼，还是寻石根复仇？石根一下子咽了“姐儿好”，闪身趴下，从毛柳木树下抓起那杆猎枪。一声巨响，老香獐子连忙跑掉了；乌鸦们也霎时投入榭叶丛里去，失却了踪影。

石根本无意再有什么收获，空放过一枪，也便没心思去穷追。新政策颁布以后，分给他二亩八分坡地，一亩三分沟畔平地。他不喂牛，也不养猪，一亩种毛苕子压肥，三亩春种小麦、芋头，夏播包谷、荞麦，一年二料，耕种收获，他十天半月就收拾得清清白白。空下来的日子，就全是他的，在家里酿着柿子酒喝，喝足了就站在门前小桃树下唱花鼓。石根的花鼓唱得好，山里人家过红白喜事，他是少不了的角色。他模样俊俏，声调清亮，又不要酬钱，大受村人称赞，他也就乐在其中。或者，一个人到山上去，提了那杆猎枪，满山跑着打野物。他的猎龄并不长，却眼睛好使，脚腿有力，常常十枪八枪就会有一样东西死在他手。这日子正应了俗话说的“出门一把锁，进门一把火，除了神仙就是我”。昨天，他正在割龙须草，发现了这只香獐子。丢下镰刀放枪，一颗子弹就将百二八十块钱的宝物打跌下崖来。邻居的倒骂起老婆娃娃是拖累，害得他没有石根富足自在。他在心里说：“哼，吃饱了肚子嫌打嗝儿，老婆娃娃是多余的，你给我送来啊！”口里却说道：“你何苦哩，下猪娃一样有了三个女子，你还想要个小子，三更半夜地往九叶树下磕头哩！”

九叶树是这一片山上人家的村志，离石根家三里。石根本来是取笑邻居的，但一说起九叶树，心里就痒痒的，又得唱那《十唱姐》，“十唱姐儿唱完了，姐儿浑身都是好”，就有一个念头从心眼缝儿钻出来，自言自语说：这货郎不知娶了没娶那姐儿？

他们这地方，说偏僻也真够偏僻，说不偏僻也就不能算多偏僻。北边

一百二十里外是陕西最南的一个边城；南边八十里是湖北最北的一个县。虽都是县，人口却多，繁华得比一个市热闹。本来两个城市相距二百里，但一座白马岭却从中隔绝，长期因为是两个省，各自为政，谁也不肯花钱打通一条公路来，这地方也便被久久地遗忘了。山沟里只有一条小路，供山里人出入使用，外人是不曾涉足的。世代以来，山外人都以为山里贫困，殊不知风光之美尽在这里。从沟口往里走，路随山升，越走越高，但高到山脑，却成了平地。入平地处是一个坝型的坡，相传是早年两边山峰崩坍后堆积成的。于是坝坡后便将沟道里的流水蓄成一个不大不小的水潭。潭边住了几十户人家：沿潭往后的东沟岔里几家，西沟洼里几家。拢共繁衍百十户。九叶树就在坝坡之上，高五丈，粗三搂，枝叶平铺半空，像一块不散的绿云。天晴无风，山中百鸟朝来，一起鸣叫，好听得犹如仙乐自天而降。更是天下少有的，竟一树发了九枝，枝枝木质不同，叶形有异，是冬青的，花椴的，榛子的，散柏的，刺柏的，杉木的，青桐的，枸子的，棠梨的。山地人科学不足，以为神物，故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都来树下烧香磕头。现在这种仪式当然不再公开，求神要娃的人只能夜里偷偷来。但村子里的重大集会，却都在这里进行，以致发生家与家争吵，人与人纠纷，多在这树下拍腔咒誓。树是如此好树，可惜长在深山，出了白马岭，陕西边城的人不知道，湖北县城的人亦不知道。自生虽没有自灭，但几十年几百年寂寂寞寞地自长着。

责任制实行以后，山地的年轻汉子开始走出山来。他们不再是满面黑灰去讨吃要喝。粮食的丰收使他们口大气粗，山货的自销使他们英英武武，可以在山下的城镇里大声讨价还价，可以狡黠地掐指算账；他们满把掏钱地在酒店里打酒喝，啃着锅盔在戏园子里听大戏。到底城里人聪慧，为了赚得山里人的土产，便也钻进山来，带一批破鞋旧衣，换去核桃、柿饼、木耳、拳芽。到后来两省经济互通往来，各所在县向山里筑路，一直修到山下三十里的地方设了车站、收购站。山里被外部世界认识了，这村子的所在更被城里人传为仙境。城里人有的是钱和时间，少的是青春和安静，便有文人记者写文章介绍，说这里坝坡上如何茂林修竹，水有清流激湍，路有十八道弯，弯弯怪石随物赋形，以形写意；说坝后如何一潭清波，山影倒浮，鱼鸟影同，晨露夕雾多变幻，春夏秋冬色分明；说得最多也最离奇的当然是九叶树。于是乎，奇装异服的城里人，红男绿女的时髦者，来探古的，求静的，谈情说爱的，发财寻利的，就都出现

在山地人的面前。石根平日里好动，少不了就往九叶树下去，他见的城里人多，城里人也认识他的多。

看看城里来的人，给城里人讲讲九叶树的传闻和神话，说乏了，站困了，他就要到树下麦场边的杂货店子里去。店是一老一少开的。老的是罗子，个头不高，腿又是罗圈形，出门行走，总觉得路不平；少的是女儿，十九岁了，高过爹一头，好一脸颜色。罗子老汉大前年死了老伴，拉扯着独生女儿过活，地分以后，有了四亩地，女儿就成了主要劳力。这女儿几年光景竟出养得如花似玉。待到城里人到山里慢慢多起来，父女俩就开办了这个杂货店。说是货店，酒也卖，饭也卖，夜里也可以歇客。女儿人材好，性情又活泼，人多眼杂，自然成了众目所视之物。她就养了一条白狗，白日在店里的酒桌下啃猪蹄骨头，夜里蹲门口汪汪大叫，山谷空鸣，不亚于古者秦琼、敬德守门之威风。

石根最爱这条白狗，也最怕这条白狗。他每每一走向店去，它就大咬。咬声一起，他就势喊“兰兰！”店女儿却偏要恶作剧，出来并不唬退走狗，倒嘻嘻地瞧着热闹。等到人狗厮缠一团了，罗子会从窗口探出头来，骂兰兰：“你把你的狗惯成什么样了！”兰兰才一个口哨，白狗便安然温顺。他一进店，罗子就说：“你这小子，一定来者不善；狗是咬歹人呢。”他就脸子红红的，偷看一下兰兰。兰兰还是得意地笑。他最爱见这份笑。她知道打扮了，眉毛扯得细细的，袄腰做得窄窄的，身子的线条怪好看的，还总是露着白牙笑。罗子看出石根的憨相，就也呵呵不已，让兰兰切一盘猪耳朵，倒一葫芦酒来。罗子是个酒鬼。兰兰娘在世的时候，家境拮据，常要和老汉为酒吵架。如今手里有了积攒，老汉的酒葫芦便没空过，他不习惯喝闷酒，图着热闹，与石根便成了忘年之交。喝得次数多了，石根也不时提酒提肉过来搭伙。当然，喝酒是一半目的，另一半目的却是为兰兰来的；不过爱喝酒从不在这里醉；爱玩栽“方儿”从不赖字，赢一局，又要输一局；难得的一个糊涂人！因此，喝酒栽方倒博得老汉欢心，勤快殷切又取得兰兰满意。

山林渐渐暗下来，最后一道夕阳跌落在山崖顶上，沟底的雾开始生发，顺着梢林往上蒸。石根将香獐子肉背回屋里，一扇敷了盐，吊在锅台上的屋梁上，又将一束荆棘在肉上的绳子上系了，以防老鼠；却将另一扇一分三块，一块用葛条拴了，要提到杂货店下酒去。他最经心的是那麝药，小心翼翼装在一个瓶瓶里，揣在怀里了。出门的时候，又顺手拿了粘贴在墙上的麝子鞭，就唱起《十

唱姐》。但他不愿意唱那货郎词，货郎可以看着人家唱，他不能。他只能想着唱，便自己顺了曲儿随唱随编：

一想你来实想你，
把你画在眼睛里；
黑天白日想起你，
眼睛一睁就看你。

二

石根刚刚走到九叶树下，就听见杂货店里有好多人在说话。三间低低矮矮的店房子，黑黝黝的，房顶上的烟囱里冒着白烟，间或有火星喷出来，灿灿的立即就消失了。门掩着，麻纸糊着的窗子里透着光，隐隐地衬出兰兰剪的“吉庆有余”的雄鸡和鲤鱼。石根理了理头上的乱发，才要走近去，白狗“汪”地就叫起来，黑地里一条影子往他面前扑。他忙将麝鞭丢过去；到底是贪嘴的家伙，得利而忘职，石根推门进去了。

屋子里烟雾腾腾，三间门面房里，东边是里外两间房子，里间是店家卧室，外间是客房；西边是后墙处盘锅灶，前窗下设百货台；空出中堂一间，则满满当当摆了三张桌子。桌子是土漆漆的，油光发亮，现在全坐满了人，都在喝酒吃烟；灶口火红红的，烧了滚水泡茶，烟雾水汽弥漫一起，使靠边桌子旁的屋柱上的油灯不十分光亮，人影晃动，四墙上便图影乍长还短，异形变态。石根好容易看清，来人里一些是西沟洼的，一些是清水潭南沿的；正北桌头坐的一位，他不认识，说着蛮腔，装束入时，听了一阵才知道是湖北过来贩桐油的。这湖北佬天黑歇脚在此，原本客买了酒喝，敬过老人一杯，罗子便得势趋过身子接了话，三说两说，村子里来了人，罗子就自个舀了酒合伙来喝。石根向老汉打了招呼，老汉酒气正盛，话在兴头，推过一个酒杯给他，就又五马三枪滔滔不绝。石根就在屋角的土墩上坐下，灯影里看看兰兰，人没有在。明知道她正在里边卧室里，也没个理由进去说话，只好脸上笑笑的，听着众人议论。

罗子说：“你说我们这九叶树是树中王啊，可山里人却没能耐。人常说天

有九头鸟，地有湖北佬，瞧你们就知道了这山里桐油便宜！”

湖北佬说：“老伯倒忌恨我们了？这一担桐油可落不下几个钱啊，亏得如今政策开放，才能腾出手来走走。可一趟来回四天，老婆娃娃撇在家里，出来住店呀，吃饭呀，回去又上税呀，挣个零花钱罢了。哪能像你们，出门就是宝，下一次山，随便带些什么，硬格铮铮的票子就满把抓了！”

罗子说：“话说得好，就是我们太死！没个做生意的习惯，世世辈辈都是自产自吃，端了金筷子银碗要饭。如今政策允许了，又都没那本事呢。”

几个村子里的人就说开了，有的说东沟洼里老杨头今年荞麦三担，让山外一个人一并买了去，老杨头得了一大把钱，可人家回去做荞面饸饹卖，反手就又是老杨头的五倍钱。有的说后坡根王寡妇挖药，一些山下人也跟着她去挖，竟一窝刨出十二斤的猪苓。有的说上一个月，仅南沟四户人家，被城里人用些小玩意儿就换去了一百斤板栗和三麻袋拳芽菜。末了就长叹一声，说山里人好笨，没有去过大城市，见的世面少，市面行情摸不着，还是少不了吃窝囊亏。接着就都眼红起这湖北佬，问他走了哪些地方，曾买了什么东西，又卖了什么东西？人家说出个数目字来，吃惊、奇怪，不免又有了几分嫉妒和气愤。

石根一直听他们说，眼睛一刻不离湖北佬的脸，视他为英雄。听到山外的新鲜事，痛快处就喊一个好，糟心事就叹几声，骂几句，端了酒杯喝得脸色通红。后来就附过身子来，对着湖北佬说：“你们是城镇上的，离政策近，听说核桃柿饼要提价，这可是真的？城里人大鱼大肉吃得腻了，倒图个山货素口！黄花菜、蘑菇真的是紧缺货吗？要是一麻袋黄花菜背下山去，一天能推得出手吗？”

湖北佬说：“那是没问题的。好兄弟，现在是成龙变凤的时候，你这般年纪，蛮可以大显身手的！城里人吃饭讲究色味香，这色是第一，黄花、木耳、蘑菇都是席面上的菜啊！”

罗子说：“你这小子，见了姑娘家就烧脸，你还想到城里去？陕西、湖北你还不知道在哪个方位呢！”

石根说：“我就想试哩。城里人把手伸到山里来，山里人也要把脚长到城里去，什么事不是人干的？”

湖北佬笑了，拍着石根的肩说：“小伙子有气派！”转而又道，“话说回来，靠山吃山，近水吃水，仅凭坐在你们家门口，就有找上门来的哟！”罗子

说：“这倒也是实情。就我这个小店，招呼像你这样的过路客人，我也落个手头活泛了。钱不好挣，也没个够数。世上浮物，你来我去嘛。石根，你怎么不喝了？你独根独苗的，还怕养活不起媳妇娃娃吗？你把龙须草割倒了多少了？”

石根说有三百斤了，还没有晒干，等天晴了，担到山下收购站去。湖北佬说：“光卖草就划不来了，你要安一台拧绳机，一斤草就翻几番价呢！”罗子说：“他要是有一个媳妇就好了，可他小子就是没有个媳妇！”屋子里的人就都哄地笑起来，打诨地问他晚上睡觉脚冷不冷，唱那么一口花鼓调，给人家结婚、生娃的去热闹，心里有没有胡思乱想？

石根倒噎得脸色红起来，端起酒杯子喝了，心里还是闷闷的。看了一下里间卧室的门帘，灯还亮着，不见兰兰走出来。

罗子已经醉眼蒙眬，又问道：“石根，听说你又打着了一只香獐子？”石根说：“打着了，我给你带了肉来。”说着就从墩子上取了肉过来。罗子就喊兰兰洗肉炒了来吃。兰兰没有动，石根有了机会进去叫。

兰兰在卧室的油灯底下纳袜底，嘴撅了多长，见石根进来，故意不理睬。石根说：“伯叫你哩！”兰兰说：“他叫我我听不着！”石根才知道兰兰和爹憋气了，说：“我请你哩！”兰兰拔了针，低声说：“你来凑什么热闹！我爹老了，拿自己酒图别人快活哩，你偏要拿了肉来，肉是你的，涮锅生火却耗的是我家的柴！”石根说：“哟，你突然这么小气！让湖北佬尝尝这野味。你听见了吗，那人了不得的，装了一肚子新鲜事！”兰兰说：“我烦呢！他说咱山里那么好，咱们和他换换怎么样？！”石根愣了一会儿，就又笑笑，说：“走，我帮你洗肉去，我还有好东西给你呢！”兰兰走出来，罗子还在叮咛把肉炒得烂烂的。兰兰仍不做声，和石根踏了月色到清水潭里去。白狗照例跟着。

潭里静静的，月光下起着丝丝缕缕的雾，对岸山根下有狗咬了一下，白狗就应和了；此起彼伏，像是在瓮里，有空空的回音。兰兰说：“你有什么东西送我？再耍贫嘴，我让白狗咬你呢！”石根说：“我哪儿哄过你！”就拿出装有麝药的瓶瓶塞给兰兰。

兰兰说：“吓！我怎么敢要这个？这值多少钱哩！”

石根说：“贵重的东西我才给你哩！你做个香包儿戴上，打远处蝴蝶就飞来了。”

兰兰说：“要是惹来了蜂，会蜇我一身疙瘩哩。”

回家的路上，兰兰问：“香獐子是吃什么长大的，倒有这么香的东西？”石根说：“吃的还不是百样草！我一看见它，就想起给你做香包儿，一枪就打中了！”兰兰说：“你好狠心！”石根说：“谁叫它有香呢！”走到九叶树下，兰兰又问起这麝香在香獐子的什么地方。石根不愿说，嫌说了羞口。兰兰偏是问，石根附近来才说出一个字，她蓦地意识到，一个口哨，白狗蹿了上来，前爪搭在了石根的肩上。他大喊大叫起来，兰兰却一溜风地跑进店里去了。

石根在地上打了几个滚，跑回店里，罗子见他一身泥土，就骂兰兰“没大没小”。兰兰在案上一边切肉，一边忍不住笑，说：“爹不知道，我的白狗认得好人坏人哩！”石根还是来帮着烧火。两个人一个忙上，一个忙下，目光一碰，兰兰就笑，石根也笑，浑身的血流得快快的，火也烧得旺旺的。

肉炒好了，端上桌子。罗子只喊着湖北佬不要停筷，说：“你们城镇的人啊，就喜欢吃些天上飞的，林里跑的。我年轻时候去过陕西边城，现在老了，哪儿去不了了，可也见了不少城里人，他们一到这里，说山也可爱，水也可爱，石崖上落一只红尾巴雀儿，还要立下来看个半天！往年里，我们这清水潭里，见谁吃过那鱼儿？鸡被黄鼠狼吸了血，囫囵的，挖个坑儿就埋了！”

石根问：“罗伯，今日个来了几批城里人？”

罗子说：“有四批吧。先是两个上年纪的人，天知道怎么爬上十八道弯的；再就是男女青年人，穿的衣服，带带绳绳可真够多，下坡的时候，也不避我，男的把女的就背起来了！”

满屋人哄哄大笑，罗子也越发得意，接连倒酒，酒葫芦里已经剩的不多了，都推说留给他喝，他竟说众人小瞧了他，结果全倒了出来。一时众人就说起城里来的人的趣事：说裤子做得那么宽，又长到包了脚后跟，如果上山去捡核桃，扎了裤管，一裤子能顶两个麻袋哩；说眼睛本来好好的，偏要戴上黑片子玻璃镜，枉花了钱，可却舍不得买上发夹，让那么多头发披在肩上。以此说下去，又说到城里人时兴“开放”，男的越来越衣服包得严，女的越来越衣服遮不住肉，奶罩都是硬壳的，大得像牛的暗眼。又说到城里有些年轻人发了大财，钱花得如流水一样，能喝一脸盆多马尿味的啤酒，喝醉了就跳舞，就亲嘴，亲热得过火了就去领结婚证，过厌烦了就离婚，离婚了还可以在报上登广告再找对象。在他们眼里，城市是一个有好吃好喝好乐的地方，也是一个叫人疑惑惊慌刺激的地方。他们一尽儿依自己的道听途说、虚构演绎来证实自己的见解。

到末了，差不多都喝得晕晕昏昏的了。

兰兰说：“爹，你们别那么瞎说浪话了，我看城里人倒比咱强哩，你们说三道四的，有谁真的去过城里吗？”

罗子就说道：“可不是我当众夸口哩，城里来的女娃娃我也都看了，穿得都好，论起细皮嫩肉的俏样，倒没一个比得上我家兰兰呢！”一句话倒把兰兰说羞了，扭过了脸去。又有人应和道：“兰兰是咱这里的城里人了！”石根就在灶火口叫：“城里人，城里人！”兰兰用铲子撩了他一头涮锅水，返身进了卧室。

这当儿，门口的白狗又咬了几下，大队长走了进来，粗声嚷道：“嚯，都在这儿！快来看看报吧，把咱们九叶树登上照片了，咱这儿以后就要有好多城里人来游览了！罗伯呀，恭喜你了，这店的生意要越发红火了！”罗子端了酒敬了，喜滋滋地说：“就为咱这九叶树？好！我老汉客多了，你常来喝酒呵！”众人都围过来看报纸，大队长拉住石根说：“县上有了通知，让扩修马王镇到这儿的路，咱队上要去三十个人。队里研究了，有你的名哩，一天是一元二角钱的工资。”石根说：“好，我这没媳妇没娃的，那里也得。等路扩修了，来的人多了，咱也娶他一个城里女子！”罗子一拍石根的头乐了：“有种，有种！我有了一个城里女儿，你也找一个城里媳妇，咱这地方真要出龙现凤啊！”兰兰坐在卧室里听了，直气得没好声地叫道：

“爹，你是喝多了！明日店门还开不开呀？！”

三

第二天里，修路队就组织起来了。石根他们三十个本地人，承修的是坝坡上的十八道弯路面。要求他们既要把路扩宽修平，又要保持原来弯曲各异的特色。现在的城里人，有意思呢，看石要看奇石，观木要观异木，这是现代生活使他们所致的怪癖性儿。于是，路面尽力往崖边处修，斜长在崖边的古树，越弯曲越丑陋的越有其地位；又将石头两个一掣，三个一垒，造出一种岌岌可危之形势；再将流水绕及左右，引以为流觞曲水。如此劳动强度过大，干过一个白天，夜里每个人就浑身散了架的疼痛。十八道弯以下的路面由外地修路队承

包，拢共七八十人，他们住牛毛毡篷，搭集体大灶。石根他们则一天三顿都在家里吃，这便使石根受了不少作难。工地上干一晌，别人回去，老婆就把饭端上来，吃罢又可以抱了枕头睡一觉。石根不做饭，没人做饭。他第一次感受到了光棍汉的苦处。不过兰兰每天会到路上来看看，那倒很使他目以享受和神之飞驰一番的。

一天中午，太阳暖和和的，兰兰走了来。她身上像安了发条似的，从一块一块石头上跳跃而至，惹得所有修路人都停下工具来看。她一直走到石根面前，石根便看见她的胸前扣子上吊着一个香包，鸡心状的。他知道那里边包着什么，心花怒放，说：“兰兰，让我闻闻，香不香？”兰兰说：“香不香你不知道？”故意扭了身子，“我爹让你下工了去我家哩！”石根说：“去喝酒吗？”兰兰说：“你也成个小酒鬼！我爹要我问你，这几日怎么不到店里去？”石根说：“我忙死了，一下工要赶着回去做饭，吃罢饭碗也来不及洗就走，哪里有空呀！”兰兰说：“我爹说了，让你到我家搭伙，你愿意不？我还以为你真的在物色一个城里人做媳妇呢！”

正说着，果然就上来了一群城里的女子，全穿着风衣，打着小花阳伞。石根忙拉了一下兰兰衣襟，兰兰吐吐舌头，吃吃地笑，却痴眼儿送着这群女子走过，说：“城里人真能耀人眼儿！多讲究的，又不是五黄六月，倒还打了伞。”石根说：“城里人大洋房里待惯了，不经晒，一晒就黑。你生来白，越晒越红里透白的好看哩！”兰兰便拿一颗石子打石根，三打两打，沙子迷了他的眼睛，她就近去翻了眼皮儿吹，“唉，咱怎么能和人家比，瞧人家身条多好，咱山里人总是腿短腰长。”石根一个眼睛看着兰兰在阳光下脸上有一层茸茸细毛儿，希望那眼中的沙子永远不要出来。说：“她们穿的是筒裤，一穿筒裤腿就显得长了，你也买一件吧。”兰兰说：“咱是什么人？咱能穿哪？！”石根说：“你是山里人，山里人也是人呗！”兰兰已经看见了眼中的沙子，小极了的一个黑点，正要去擦，扭头看见那群城里女子都在远处站定，往这边瞅着叽叽喳喳，就甩手跳开来，一边走一边说：“你自个儿擦吧。中午来家吃饭呀！”石根却又问：“是你的主意，还是你爹的主意？”兰兰说：“我爹问起你，你装着什么也不知道！记住，我可什么也没有说！”石根就笑了：“我给你爹说，你什么也没有说！”眼里却流了酸水。等沙子擦出来了，兰兰却早走得没影了。

兰兰回到店里，爹往后坡上采刺蝶秆剥皮拧火绳去了。她就在屋里照了一